

搜 殺 兩 週

—南京大屠殺之五—

郭 岐

遍城大索恐怖世界

前兩天看電視新聞影片，美國最近設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訓練機構，根據歸自北越的美國戰俘提供資料，在美國本土，依樣畫葫蘆的建造一些共黨集中營。將成批的美國官兵關進去，要他們適應那裏面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，訓練他們堅強的意志與耐力，以使他们萬一被共黨俘虜的時候，能够熬得過共黨的嚴刑拷打，多方逼問，不使他所知道的軍事機密外洩。

看似未雨綢繆，長線放遠鶴，甚至毫無必要，然而，美軍當局確屬目光遠大，用心良苦，對假想敵所施用的是通盤戰略，令人衷心佩服。

根據海牙陸戰規例，暨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等國際公法的規定，不論任何國家的軍隊，在作戰時期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，並肆施強姦、搶劫、破壞財產等暴行，都是構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。尤且，其間有方法結果關係，應從重處斷，倘如有連續施虐之行為，尚須依連續犯

之例論處。我國自古以來，也以殺俘、殺降為極不人道，而且罪在不赦的罪惡。連殘暴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的越共，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設集中營處置戰俘。獨唯日本昭和軍閥指揮之下的日本皇軍，才能够幹得出來如下令人髮指的慘劇。

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陷落以後，入城日軍第一個目標，便是通城大索放下武器，失却戰鬥能力，而且泰多已經改裝易服，匿藏民間的我國守城部隊。由於日軍在最高法院搜出整整一庫的槍械，又在金陵大學外面搜到了許多草草掩藏的小型武器，和一批子彈，瘋狂肆虐的日軍便以此為口實，向各國外籍友人組成的國際委員會，提出不承認難民區的無理通牒，自此每天從早到晚，甚至深夜，出動大批荷槍實彈，殺氣騰騰的日軍，不理國際警察的干涉，不顧遍處樹立的紅十字會會旗，他們一隊接一隊的開進了難民區，由搜查、盤詰，而展開腥風血肉，鬼神皆驚的姦淫燒殺。

難民區的範圍相當的廣袤，由南京最熱鬧繁華的市中心新街口起，經五台山、新住宅區、上海路，直到山西路。擠在這一個難民區裏的我國同胞多達三十餘萬，在日軍日夜不休的靴聲橐囊下，殺煉戰慄，悚悚自危，隨時都會有噩運來臨。

無可否認的，在廣大遼闊的難民區裏，確有不少放下武器，化過了妝的守城官兵，由於南京城陷前夕，十二月十二日，那一日一夜間的大混亂，跟部隊失却聯繫的守軍倉皇走避。有人將無法勝計的軍用品，如槍械、子彈、被服、軍毯、綁腿、公文箱、證件、小型車輛等隨處捨棄。

——外籍好義之士和難民們都曉得一旦被日軍發現，就會造成日軍大肆屠戮的藉口，因此，他們在日軍未到之前，儘可能的加以撿拾收藏和掩埋。然而，散棄軍品太多，百密終有一疏。

日軍在南京難民區裏的屠戮，是空前絕後，淒厲無比的。在難民區裏日軍的三八步鎗鎗聲此起彼落，不絕於耳。而每一次鎗聲都使三十餘萬



日軍瘋狂燒殺南京城

難民閃過一陣震慄，又是一位中國同胞飲彈身亡了。下一個該輪到誰呢？會不會就是他自己？

因為日本軍方有着嚴酷已極的規定，在日軍成羣結隊，川流不息搜查難民區的那一段時期，擠在難民區裏的三十餘萬中國人，他們所住的房屋，大門必須敞開，以便日軍自由出入，濫施殺戮。倘若有些胆子大些的難民，不甘坐以待斃，等着滅絕人性的日軍前來槍擊或刀砍，鼓起勇氣跑到街上去。那麼，隨時隨刻都可能和遍城大索的日軍猝然相逢。

檢査過關殺殺殺

在馬路上碰到了日本皇軍，那更是動輒得咎，無從逃生，我曾親眼目擊，在馬路一角連續演出的幾齣悲劇。時值嚴冬，朔風怒號，有一位老者將兩隻手都掖進衣袖裏，抄起雙手埋頭疾走，突然闖上了一隊日本兵，其中的一名日兵舉起槍來，瞄準就放，但聽砰的一響，老者就地仆倒，渾然無知的一命歸陰。事後方始聽人提起，日軍一見抄起手走路的中國人立即格殺，因為，他們駭怕衣袖中藏有炸彈！

又是一個年青力壯的小夥子，許是在大屠殺的窒壓空氣下，躲在屋子裏氣都透不過來，冒險出外吸口血腥空氣。許是真是有什麼急事趕着去辦，他正在我所見的馬路一角走着，蕊的聽見了日軍整隊而來的擦擦步聲，他很驚覺，扭回頭來就跑，一定是心想躲過這一關就好了，詎料為時已遲，有一名日兵跑步向前，舉槍便射，小夥子就此倒臥於血泊之中。

事後方知，驟然遇見了日本兵絕不可以拔腳逃跑，因為，日本兵認定了，見到他們就開跑的，準是匿身難民區的守城官兵。

既不能抄起手緩緩而行，也不能甩開手轉身奔跑，試問，叫南京難民區裏的三十餘萬中國人，怎麼樣上街，過馬路呢？

唯一够幸運的步行者，也許是那些猝遇日本皇軍，按照「正常」方式接受他們檢查的中國同胞。可是，問題在於，他們也有九九八十一道難關，必有一關無法通過。日本皇軍的檢查手續既嚴密而又澈底，加諸每一個中國人，他們照例要從頭「摸」到腳，從外「摸」到裏，決不輕易放過你身上的任何一個部位。中國人能以通過日軍的檢查，首先得經過下列五道關口。

一、洗劫——身上的鈔票、鋼筆、手錶、銅板、皮夾、皮帶，每一樣稍微能值兩文的東西，都會先被日軍搶去；——皇軍不願意當衆而在屍首身上搜劫。

二、摸頭——由於戰時我軍多半剃光頭，所以日軍檢查的第二步是「摸頭」，摸摸看有沒有蓄髮？蓄得不够長，否則，就地槍決。

三、驗額——驗出來額頭上有鋼盔印子的，必是我軍，一樣當場處死。

四、瞄腰——脫下褲子來瞄一眼，但凡腰上有繫過皮帶的痕跡者，日軍一律認作我軍，手一揮，拉過去，執行死刑。

五、看手——命中國人把雙手張開來細細驗看，如果有右手持過鎗的老繭，那就毫無疑問的是軍人了，也是當下處決，毫不容情的。

萬一有天大的幸運者，倖能逃過了這上列的五道關口，也休想就此逃出鬼門關，由日本兵揮之使去。因爲在上列五項檢查通過以後，還有更可怕的一關，詳加盤詰，不厭其詳。而盤詰的過程通常都是——如下日兵和被盤詰者的一問一答：

問：「你是不是華軍？」

答：「不是。」

問：「那麼，你是警察？」

答：「是的，我以前幹過警察。」

至此，又是一條中國人命無故喪生了，那位警察直到臨死才知道；日本兵見了中國警察也要殺。

以此類推，當日本兵問到：「你是憲兵？」

答聲：「是。」——殺！「你是學生？」——「是。」——殺！「你是教員？」——「是。」——殺。「你是公教員？」——「是。」——「哈！做官的，殺！」「那你是幹什麼的呢？」——被檢查者迫不得已的回答：「我是做工的。」

「我是做生意的。」「我是種田的。」——這一下是否能够倖免於難呢。日本兵的「判決」更妙了，「哈哈，你是壯丁！」其結果呢？又是殺殺殺！

一件武器統統槍斃

這就是日軍搜查難民區的真正目的，他們的屠殺對象決非獨在我軍，而是見人就殺，至於檢查與盤詰，那更是大屠殺殘酷手段之一項，就好比貓捉到了老鼠，先把牠在兩爪之間盤弄一番。

中國人不懂日本話，會說中國話的日本兵畢竟有限，雙方語言不通，詞難達意，往往一字一語之錯訛，便是一條人命。我想，古今中外，再也不會有這種荒謬絕倫的就地「審判」，就地處決了吧？

在日軍搜查難民區的那一段慘無人道，大恐

怖、大震憾的期日裏，三十餘萬苦難的中國同胞，成爲了奄奄一息，引頸待戮的無罪羔羊，出門上街，十中有九是死路一條，從此一去不回。沒有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壯烈激昂意味，反倒充滿了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」的不盡悲愴。那麼，躲在家裏悚悚自危的人，境遇又是怎麼樣呢？

前文說過，日軍爲了便於他們自由出入，隨時搜查，規定難民區裏所有的房屋，一律不准關上大門。但是，也有若干難民，根本就不曉得日本軍方有此規定，同時，又有一些中國人實在是太駭怕了，大門做開，那扇大門便常日危機四伏，無論那一分秒都可能凶神惡煞進來，搶掠財物，姦淫妻女，或燒或殺，或者是拿起一根繩子，捆了就走。於是，就有些人基於自衛的本能，偷偷的把大門關上。

關起大門來的中國難民，倘若闖上了日本兵，而又被他們發現，那就立刻會有大禍臨頭了。單薄的門板抵擋不了日軍的皮靴或槍托，一頓猛砸，夾着破口大罵，等到大門一被砸開，惡狠狠的日本兵衝了進來，遇物即搶，見人就殺。一轉眼間便是血腥撲鼻，屍骸狼藉，而罹難者却僅僅在爲獲得一個短暫時間的心理安全保障，其結果是付出了更慘鉅的代價。在陷落後的南京城，我們的同胞，根本就沒有關上大門的自由。

一隊接一隊的日本兵，在家家戶戶大門洞開的難民區裏，挨家挨戶的搜，挨家挨戶的姦，挨家挨戶的搶，挨家挨戶的殺。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陷，全市市民大多數都逃進了難民區，屋少人

多，大家都將就些擠一擠。因此，往往在一個大院裏擠了幾十上百個人。日本兵只要在任何一個院落裏搜到了一件武器，那就不分青紅皂白，全院的人統統槍斃。

就在我住處不遠的一個大院裏，經過日本兵三番四次的搜查，始終沒有搜出一件軍用品來。全院子裏的人正在額手稱慶，以為自己逃過了死神的召喚。突如其來的。日本兵硬說他們在

大院子外頭找到了一件軍衣。於是，人人臉色大變，噩運迅即來臨，整個院子裏的人給日本兵殺了一半。糟透了的是，剩下的那一半全是女人，不用說，她們的遭遇比死者更慘。

又是一幕為我所目擊的悲慘故事，但那羅雜的一羣，我依然要說他們是最幸運的，由於整個腥風血雨的大屠殺、大搜查已近尾聲，日本兵也稍稍的恢復了些人性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一個大院

院是南京市北平路三十四號，裏面住了好幾十位難民。

一隊日軍開到了那一幢院落，揚長直入，遍處搜查。他們面目猙獰，來勢洶洶，以致大人們嚇得面如土色，魂不附體，小孩子一個個的在放聲大哭，雙手搗面，直往父母的懷裏鑽。

日本兵從前進搜到後進，從樓下搜到樓上。天幸見，不曾搜出一件軍用品，但在搜查的同時，却難免照例進行他們的「順手牽羊」，見到值錢些，又能帶得走的東西，拿了就走。

指鹿為馬虎口逃生

好幾十位難民，男女老幼，眼睜睜的站在一旁看着，日本兵窮凶極惡，醜態百出；他們和我一樣，都不相信世界上居然會有這種卑劣醜惡的人類，那幫日本兵把所有能搶的東西都搶到了以後，旋即在事主面前公然破壞他們的財物，破壞他們的住處。日本皇軍的槍托原來是用來搗毀門窗的，乒乓兵兵，全屋震響，在皇軍槍托的猛砸之下，窗木橫飛，玻璃四濺。等到門窗全部搗毀一空，奉行武士道的日本軍官又抽出了他們的武士刀，把箱櫃全部劈開，於是皇軍的刺刀也派上了用場，往劈開的箱櫃中一陣翻攪。

至此，那麼些人殘留的器物，日本皇軍不屑搶，帶不走的四季衣服全部被撕裂成碎片，很少留有一件可以再穿上身。刺刀翻攪不足，再繼之以伸手撕毀。然後，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個惡劣場面出現了，當着那麼些男男女女，日本官兵當衆解開褲帶，脫下褲子，蹲到皮箱上去，他們在往皮箱裏大便。

天知道日本官兵的這種破壞心理，究竟是從那兒來的？在場的人，無不在心底發出慨歎與詛咒，厭憎已極的側過臉去。

這是名副其實的——洗劫。

洗劫一空，照說滿載而歸的日本官兵，就該呼嘯而去了。却是，很不幸的，在他們臨走以前，偏偏又橫生枝節，又起風波。

起因是有一名日本兵為使他們的洗劫更澈底，跑到了門房裏去。使全院子人大出意外的，他



南京難民排隊領取救濟米。

在門房裏搜出了幾本軍用書籍，和一幀國軍軍官徐國鎮先生，戎服輝煌的全身照片。

整個大院子裏的人全都呆若木雞，如中雷殛。日本兵却耀武揚威的喝令，全體男士排起隊來，讓他們再作一次檢查。

日本兵手裏拿着徐國鎮先生的照片，逐一辨認男性難胞的面容，他們果然「查」出了徐國鎮先生，不過他叫李茂才。

不由李茂才辯解分說，幾名日本兵把他橫拖豎拽的硬拉出行列去，又有一名會用中國話喊操的日本兵，突如其來的一聲高喊：

「向後轉！」

李茂才不能說他聽不懂中國話，只好緩慢的轉身，面部冲着圍牆。

於是又是一聲令下：

「開步走！」

李茂才不知究竟，慢騰騰的往牆邊踉蹌，這時候，有難友瞧出來不對勁了，他高聲大叫：

「不對呀，這不是要槍斃人嗎？」

這一叫，把全院子裏的人都驚醒了。同室難友，不能見死不救。因此，便有好幾個人走向前去，去向那個手持照片的日本兵：

「你們爲什麼要槍斃他？」

他——指的是李茂才，然而，日本兵却將徐國鎮的照片一揚，用中國話答道：

「他是中國軍官。」

仗義勇爲的難友們說：

「請你看清楚一點，照片上的是另外一個人，並不是這位李茂才先生。」

日本兵仍還一口咬定的說：

「是他，照片上的人，大大的像他。」

難友們理直氣壯的加以反駁：

「你說照片上的人大大的像他，並不是說就是他呀。」

可是，日本兵依然蠻橫不講理的說：

「大大的像他，那就是他了。」

幸虧有一位難友不畏強暴，堅持到底，他指着照片上的徐國鎮說：

「喏，你看，照片上的人鬍子這麼短，他的鬍子那麼長，怎麼會就是他呢？」

湖泊池塘死屍淤積

日本兵看看照片，又看看李茂才，終於發現分辯者所說的話果然不差，兩個人的鬍子長度相距頗遠，李茂才就顯然不是徐國鎮。不過，他有點懊惱，便拿李茂才出氣，把他叫到跟前來，甩手便是幾記耳光。把李茂才打得金星迸濺，暈頭轉向，却是已從鬼門關口給拉回來了。

利用中國話喊操，詭計多端的日本兵，曾經在津浦、京滬兩條鐵路上，查出不少化裝爲平民的我國官兵。他們的詭計是在一節節旅客擁擠的車廂裏，出人不意的突然高喊一聲：

「立正！」

我國官兵久經訓練，習慣已成自然，一聽到「立正」，無不迅即站起身來，在客車一旦出人頭地，「高人一等」，那條性命也就因而報銷，日本兵會搶上前來，把他拖下車去槍斃。

首都南京在陷落以前曾經鏖戰，槍械子彈原

該所在多有，那是絲毫不足爲奇的正常現象。一粒子彈在戰場上祇能殺死一個敵人，但在城陷後的南京，地上檢起的一粒子彈，却能置十名無辜者於死地。

那是在某一個小規模的難民收容所，在這收容所的門前，有一天有一隊日本兵列隊而過，其中之一偶然在地上檢拾了一粒子彈，帶隊的日本軍官立刻下令搜查。從地面上遺落的一粒子彈能够搜查得到什麼呢？祇有日本皇軍才能够提出如下驚人的答案：——他們「認定」這一粒子彈係屬十名我軍官兵所共有，而在一眨眼之間就把這十名「我軍官兵」給搜了出來，原來他們「正在」近在咫尺的難民收容所裏，於是就有十位難胞給拖到現場，用一二十粒子彈結束了他們的生命。

將來倘若有人要寫一部「冤獄史」，這一件可謂冤獄中的冤獄。

本文以上所記的真實故事，只能說是日軍在難民區進行大搜查聲中的零星片段，因爲這一次的大搜查，亦即大屠殺，前後約有兩個星期，在這十來天之中，根據我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，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一號判決書，亦即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判詞所載的事實一項，即會明確指出：

「……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，厥爲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，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京之期間內。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、寶塔橋、石觀音、下關草鞋峽等處。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，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。此外零星屠殺，屍體經慈善機關掩埋

者十五萬餘具。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，屍橫遍地，慘絕人寰！……

筆者在此謹願補記日軍大搜查、大屠殺期中筆者之親眼目睹，以使讀者瞭然日軍手段之毒辣，秉性之殘暴，據筆者目擊，在歷時兩週的大屠殺後，首都南京城裏城外，星羅棋佈，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，幾乎沒有一個其中不見屍骸的。有的是全部都堆積滿了，有的則沉屍浮出，遍佈水面。最令人切齒痛恨，終生難忘的是積屍死狀之慘，着實令人難以想像。誠如前文引述的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所載：「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，厥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……」，民國二十六年陽曆十二月十二日是陰曆十一月初十，自茲而後，那正是南京冰天雪地，三多苦寒的時期，三十萬具屍體受到天然的冷藏，爛不掉也腐不了，彷彿上蒼在展示日本人的罪證。

堆積或者浮泛在湖泊池塘裏的我國死難軍民屍體，有的咬牙切齒，有的死不瞑目，有的血肉模糊，有的斷腿刺腹。他們在湖泊池塘裏，頭抵着頭，肩並着肩，男女老幼。混雜一處。凡此都是日本皇軍集體屠殺後所映現的淒厲鏡頭。而日本皇軍在大搜查期中，所押解出城，押到玄武湖之濱，用機關槍濫施掃射，屠戮無遺的我國軍民，為數即達八千餘人。

三寸金蓮巍立樹樁

在大屠殺期中，遠在南京城郊鄉野，也曾演出了不計其數的慘劇，充分證明日本人的滅絕人

性，形同禽獸。就在南京南門外，有一小隊日本皇軍駐紮，駐紮期間他們的姦淫燒殺，逞暴肆虐自是不在話下。附近一帶的老百姓已經被他們害得民無噍類，十里之內不見人烟了。有一天，這一小隊日本皇軍奉令開拔，就在臨走之前，他們搜到了一個走不動的老太婆。

這位老太婆為什麼走不動，那是因為她年齡已經到了六十多歲，偏又是自幼纏足，裹成了一雙三寸金蓮。論年紀，這一個日本皇軍小隊，自長官以至於士兵，全都可以當她的兒孫。然而，這一小隊日軍却全無敬老的觀念，善良的人性，好像他們全都不是人生父母養的。

日本兵存心要開那位老太婆的玩笑，強迫弱不禁風的她「表演」一個精彩的特技節目，他們把那位老太婆押解到村外，村外有幾棵樹，他們揀了其中之一，用上鋼鋸，合力鋸掉了大樹的三分之二，僅留下三分之一。

在那棵大樹的三分之一殘留處，因而也就有了一截樹樁。樹樁的直徑不過五寸，但是距離地面却有一丈又餘。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被一羣日本兵抱到大樹上去，以三寸金蓮支持她的體重，直在顛巍巍的東歪西倒，於是這一小隊日本軍，人人鼓掌大笑。

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自從被日本鬼子兵逮着，早已吓得魂靈出竅，再任由他們搬高挪低的播弄，寒風呼號，全身僵凍，三寸金蓮愈發無法支持她的體重，她一個個仆倒栽下來，直摔得頭破血流，引起了日本兵的一陣哄笑。可恨的是，笑過以後他們仍然不肯放她一條生路，又一次的把她

抬到樹幹上去。

一次又一次的摔倒，老太婆畢竟體弱年高，她一連摔下來三次，她終於一命嗚呼了。

那一支日軍小隊，便在哈哈大笑聲中開拔。又有一回，一批日本兵進入了南京郊外的一個小村。他們滿村搜查，村裏的人全逃光了，找來找去，僅祇找到了一名老翁。

於是那一羣日本兵將老翁團團圍住，原形畢露，情急萬分的說：

「花姑娘，大大的有！」

老翁沉下臉來，道貌岸然的答道：

「沒有！沒有就是沒有！」

日本兵發了急，使勁擰了老翁一記耳光。老翁從嘴角邊滲落滴血，但他仍厲聲喝罵：

「禽獸，畜生！」

日本兵曉得老翁是斷然不會替他們去找「花姑娘」的了，老羞成怒，便什麼也不顧。由一名日本兵領頭，將那位老翁用繩索綁起，自兩腋間拽成一線，直吊起來，然後聲勢汹汹的再問：

「花姑娘，大大的有？」

可是老翁堅持不屈，他已經不屑於回答，只是在博浪鼓似的搖頭。

日本兵真的光了火，由一名軍曹一聲令下，把綁牢老翁的繩索末端拋到大樹上去，繞着樹幹繞一個圈。頂端吊牢了，那羣日本兵開始歡呼喝采，眼看着老翁給懸空的吊了起來。

接下去的一幕，委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。日本兵並不想一下便吊死那位老翁，他們只是把老翁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的吊在半空中，然後，相

互邀約，比試槍法，誰能在四百碼以外，一槍擊中吊起老翁的繩索。

日本兵大笑大鬧，歡欣若狂，人人競在四百碼外開槍射擊。一次又一次的無人擊中，然後，又將距離縮短到三百碼、兩百碼，終於有人射中了吊起老翁的繩索，繩索一斷，老翁猛可的掉下來，頭腦破裂，腦漿四溢，紅的血，白的腦漿，交織成一片令人怵目驚心，頭皮發麻的景象，被當作槍靶多時的老翁當場氣絕身死，日本兵却還在爭先恐後的向「獲勝者」道賀呢。

開口便借太太小姐

在大搜殺期中，日本軍方曾經向國際人士表示：對於各國使領館，決不至於騷擾，因此，躲在各國使領館裏的難民，自以為自己的安全獲得保障，祇要深居簡出，絕不拋頭露面，就不會遭到日軍的毒手了，可是，筆者深切了解日本人的不講信義，口是心非，便在我所匿居的義大利總領事館裏，再三懇勸同住的難友，必須隨時提高警覺，務求有備而無患。

難友們都很尊重我的意見，因此，一同住在義大利總領事館裏五六位年青太太和小姐，都把三千青絲剪得短短的，就像是男人家一樣，同時，又備好了幾件比較合身的男子衣服，一聽到有鬼子兵來，立刻便換上，手裏拿一本閑書，裝作正在閱讀。實在找不到男衣的，便打扮成執役的老媽子。

從大搜殺開始，接連幾天，義大利總領事館都遭過日本兵的「光顧」，而每次日本兵一到，同住難友唯恐日本兵查出我的身份，不但我會送

命，還會牽連其他的難友，因此，他們總是緊張萬分的把我推到樓上，一上了樓，再爬上屋頂。因為日本兵斷乎不會到屋頂上去搜查，所以那兒是相當保險的地方。

照理說，同住的那五位年青太太小姐，遇到日本兵來，也應該爬上樓頂，以策安全。可是，人人都相信日本軍方對國際人士有過承諾，絕對不會在使領館裏，過份的胡作非為，同時，從二樓爬到屋頂上，多少得冒幾分危險。再加上連幾次日本兵闖了進來，無非趁勢打劫，搶點值錢的東西，得手以後，便嘻嘻哈哈的笑着走了，這使同住難友更加放心，認為決不至於出大問題，於是，又一齣慘劇，便在掉以輕心之下演出了。

那一天，形雲密布，朔風料峭，正確的日子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，陰曆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冬至後八天，星期四，下午四時左右，同住難友都聚集在大客廳裏聊天，談論着大搜殺是否果告停止，劫後南京今後將是怎樣一個局面，陡然之間，在二樓窗口負責瞭望的一位難友一邊高喊，一邊在跑下樓來，他說：

「大家趕緊準備，有兩部馬車，載着五六個鬼子，很像到我們這裏來！」

一聽這話，大客廳裏的人立刻便忙亂緊張起來，太太小姐們忙着進屋，換穿男人衣服，先生們則十萬火急的把值錢的東西藏好，免得日本兵發現了會搶走。更有人催促我趕快上樓，爬上屋頂，到我的藏匿地點去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爬到了屋頂上，——我在平整的屋頂上臥倒。但是，只要我一伸出頭去，

街心和庭院的情景，依舊盡收眼底。

居高臨下，看得真切。我果然瞧見有兩輛馬車，的的得得駛來，車上坐着五名日本官兵，還有一名漢奸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漢奸呢。

車到門口，戛然停住，那名為虎作倀的漢奸首先跳下車來。他領着五名日本官兵，置義大利總領事館的外交特權，和日本軍方的承諾保證於不顧，昂首闊步，排闥直入，緊接着，大客廳裏高聲的對話，便很清晰的傳到屋頂上來。

顯然是那名漢奸首先開的口，他恬不知恥的說：「各位不必駭怕，我們是特地來借三位太太小姐的，只要三位就够了。」

當時日本軍方正透過國際委員會，要在南京城裏開娼，解決他們士兵的性慾問題。自願開娼的可以領取一張特別通行證，憑證得在南京城郊各地通行無阻，免打免死免搶免拉伕，同住難友中有一位湯先生，居然不聲不響的去弄了一張，帶在身上，我們同住的難友概不知情。至於湯先生是否真的要給日本人開妓院，賺航餽錢，也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私人秘密。

搜到女子下手便搶

大概湯先生仗着自己身上攜有特別通行證，在日本官兵面前，論「地位」應該跟那名漢奸差不多，因此他理直氣壯的在質問：

「這是什麼話？跟我們借太太小姐？太太小姐也是可以出借的嗎？」

漢奸却還在用情商的口吻說：

「是借去過陽曆年用的，只要用幾天，用過了一定送回來。」

借人家的太太小姐去「用」，這話出自小漢奸之口，更是令人聽了氣往上撞，熱血沸騰，不知人間何世？果然，樓下的湯先生有恃無恐，發了脾氣，他在大聲的斥罵那名漢奸：

「你這說的是人話嗎？虧你枉披一張人皮，連這種話也說得出口！」

然而，那名漢奸却根本不知廉恥為何物？他還在若無其事的說道：

「是借去陪陪日本軍官的酌，不會怎麼亂七八糟胡來的。不過是喝喝酒，跳跳舞，什麼什麼的，你們只管放心好了！」

難友中有人唯恐湯先生孤掌難鳴，會吃大虧，便插進嘴來說道：

「你們要找女人，請到別處去。我們這裏是義大利總領事館。而且，我們這裏住的都是男的，只有兩個老掉了牙的老媽子。」

這位難友所說的話比較多些，五名日本官兵許是等得不耐煩了，但聽見其中之一厲聲喝罵：

「爸架媽拉！」一句日本人脫口而出罵人的髒話，有人寫成「馬鹿」。

接着便是訕然一聲巨響，也不曉得是那位難友，被日本兵推倒在地，摔了一跤。然後便是一片大亂，幾位男性難友情急萬狀的在喊叫：

「告訴你們，這兒沒有女人呀！」

「你們不能這樣亂撞！」

「喂喂，你扯她的衣服幹什麼？」

我伏在屋頂上，焦急緊張，憋得氣都透不過來。可恨的是我在這難友危急關頭偏還不能出面，以日本兵搜查之嚴苛，我一出面極有可能會暴

露身份，那麼，我將會害死這滿屋子的人。

當頭一聲女人的哭聲傳到我的耳鼓，我的手腳全都冰冷了。

女人哭聲相繼而起，其中還夾雜着惶急的喊叫，日本官兵的喝罵，哭喊喧天，步聲雜沓。尤其一聲聲明知無效的抗議：

「你們不能這樣，你們不能這樣！」

從陣傳來的哭喊之聲分辨，已經有兩個女孩子落入了鬼子兵的魔掌，她們都在竭力的掙扎，接下來，竟然是湯先生淒厲的叫喊起來——

「二丫頭，二丫頭！」

一想起那個眉眉皓齒，天真無邪的少女，湯先生的二女兒，潛潛熱淚佈滿了我的臉上。

湯先生的二女兒被日本兵拉過去了，他尖聲哭叫，奮身搶救，悲憤莫名的在說：

「這是我的女兒，你們不能搶走！」

那名漢奸還在落井下石，嬉笑熱罵的說：

「搶字太難聽了啊，我們明明是借，為什麼你偏偏要說是搶？」

湯先生瘋狂也似的高聲大喊：

「你們不能搶我的女兒！」

漢奸又在譏諷的說：

「爲什麼偏偏就你的女兒不能借呢？」

迫不得已，湯先生拿出他的「護身符」來了，我聽到他在大聲的說：「我有特別通行證！」

漢奸馬上接口：「拿來我看！」

父母救女願以身代

當湯先生取出他的特別通行證時，事實證明，他是在自取其辱，因爲那名漢奸把通行證交給

日本兵驗看，日本兵却嗤之以鼻，三把二把的將它撕成粉碎，那名漢奸還幸災樂禍的說：

「姓湯的，原來你想開娼。這不正好嗎？叫你的女兒去作頭票生意！」

湯先生立刻雙手搗面，大放悲聲，不知道他是在追悔，還是痛心。我在想，縱然他貪生怕死，有過一念之差，以他當時的處境，也實在是太難堪了啊。

叫罵聲，揪打聲，越來越響亮，五名日本官兵，將三名清白無辜的少女，摟摟抱抱，拉拉扯扯，已經帶到了院子裏來。少女們的父母在他們背後緊緊的跟着，奮力的企圖奪回。女兒哭喊着父母，父母哭喊着女兒，我但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彷彿人類末日業已來臨。我置身所在，早就成爲一個禽獸世界。

五名日本官兵，三個少女，一名漢奸，和所有被劫少女的父母和家人，以及同住的難友們，在我俯覽即是的大院子裏，哭喊怒罵，亂成一團。少女們在日本兵的魔掌之中作最後的掙扎，少女們的父母拚死上前搶奪。所有在場的人都流出了眼淚，唯有日本兵和漢奸一臉凶暴，舉止粗野。有一個中年父親，再三再四的要從日軍手裏奪回他的女兒，惹惱了一名日本軍官，拔出武士刀來，覷準他的後頸，霍的便是一刀，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他身負重傷的栽倒下去。那個可憐的少女吓得發出了聲聲哀叫：「爸爸，爸爸！」

她頭一個被拖到馬車上去。

一位面目姣好，但却化裝爲老媽子的年青太太，不忍心眼看着自己的愛女被獸兵拖去洩慾受

辱，她在衆目睽睽之下挺身而出，她的臉上淌滿了淚水，她發出了人世間最卑賤的哀求：

「求求你們，求求你們，放了我的女兒，讓我代她去吧？」

每一個聽到這種哀求的人，是應該施她以鄙夷唾棄，抑或是同情欽敬？我自己的答案則是：我從沒有見過這麼偉大崇高的母愛。

堪恨那名認賊作父的漢奸，他眼見苦苦哀求的母親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。他又見獵心喜，想跟日本兵建議。一位難友識破了日軍和漢奸的意圖，他把那位母親拉走了，一路上直在勸她說：「孩子已經沒法救得出來了，妳這麼做，只有叫他們多拉走一個。」

奮力掙扎業已接近尾聲了，三位少女的父母，不是挨了日軍的武士刀，便是被日軍、漢奸拳打腳踢，人人帶傷。當三名少女都被拖上了馬車，他們還在拚命的往前衝，巴望着能把那兩輛馬車給拉回來。這時候，同住的難友開始噙淚的勸阻：——

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就讓孩子去吧，何必再賠上兩條命哩！」

除此以外，又有什麼好說的哩？我伏在樓頂上，目擊慘劇的演出，直在汨汨的流着眼淚。誰無父母，誰無兒女，唯獨規規無恥的日本官兵，他們的卑劣行動，竟連禽獸都不如。

兩輛車漸行漸遠了，我任由臉上的眼淚淌着，爬下屋頂，回到樓下去。同住難友仍舊聚齊在那座凌亂不堪的大客廳裏，號哭，悲泣，歛歛、太息，還有人在給那位受傷的父親急救。

沉默半晌後，也曾有難友發了話，你一言我一語的，無非是相互埋怨，大發牢騷：

「剛才才是誰把大門打開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要是大門沒開，她們三個，只怕還來得及躲起來，或者是從後門逃走。」

「是那個王八旦忘了關大門，惹起這一場大禍！」

「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再罵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於是，又有難友想起了一個問題：

賊去關門欲哭無淚

「都怪我們自己太大意了，大門沒關好。還有，平時女人說話的聲音那麼高，這才會被鬼子兵聽見，跟着聲音找了來！」

另一位難友聲辯的說：

「怎麼能怪她們說話聲音太高呢？我告訴你，剛才來的那幾個鬼子兵，就是從前來搶劫過的日本憲兵呀！我們這兒有幾個女人，早就被他們看的眼裏，記在心頭，所以今天才會一搜就搜到的。」

「那麼，也得怪她們自己拋頭露面，像從前，見了鬼子兵來都不避！」

「好了好了，從今天起，我們要加倍小心，時刻提防。夜裏不許點燈，任何人不得高聲說話，否則，那就是他妨害大家的安全！」

「這不是成了賊去關門嗎？」

「什麼賊去關門，我跟你說吧，這就叫做『亡羊補牢，猶未為晚！』」

我實在忍不住了，便站起身來，雙手直搖，十分沉痛的說：

「好了好了，你們不必再爭了，今天的事，誰也沒錯，唯一的過錯，是我們成了亡國奴！」

大家只有同聲一嘆！

從三位少女被劫持而去的這一天起，住在義大利總領事館的難友，對於三位少女的父母雙親，衷心感到為難已極。想勸勸他們，說詞無從出口，爲了免得使他們僵窘，我們甚至於在他們面前鉗口不語，即使見面，也祇是匆匆的打個招呼。但是無可否認的，我們每一個人心裏都很着急，在那三對父母的背後，我們時時刻刻都會相互問訊，私下討論！

「回來了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真急死人了。」

「鬼子會不會放她們回來？」

「誰知道？日本鬼子跟漢奸的話，那能作準呢？依我看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」

「唉，但願她們平安無事的回來就好了。」

終於有一天，事在三日以後，亦即民國二十七年元月二日，義大利總領事館裏的難友們競相走告，人人喜孜孜的在說：「回來了，她們回來了！」

然而，方被日軍釋回的三位少女，她們的心靈早已大受斷傷，一個個羞人答答的，見了人就趕緊的躲開，通常都是愁容滿面，低垂着頭抬不起來。啊，蒼天，她們何嘗有罪，她們爲什麼要忍受這些……

時序已經進入民國二十七年，淪陷後的南京，淒涼落寞，冷冷清清，除了恐怖與畏懼，嗅不到絲毫過年的氣息。（未完）